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_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_臣金特

欽定四庫全書

東洲初稿卷二

序

公餘文會序

明 夏良勝 撰

王吏以劇名惟西曹最今年秋七月予選曹之湖廣署
主事自意投入吏俗而鉛槧已束閣時鄉之選若歐陽
君子重在浙江署萬君仕鳴在四川署俱員外郎吏事

克克輒往諮矢口足解頤而圖書左右猶舉子也且相
謂曰於中無為吏窘久自習此緣飾具也越一月王君
質夫亦授官如予子重仕鳴偕予諗之相語如昔比肩
供職契誼藹藹雅有文會而大行歐陽君崇道進士萬
君汝信贊成而參會之二君與質夫及余同舉於鄉而
子重仕鳴之舉也亦然質夫同汝信舉進士而子重崇
道及余之舉也亦然仕鳴與質夫同署視汝信猶予也
其齒之先後皆一二歲而未及壯予則過之方愧不足

與齒而顧以長見讓使定條約余以不可數亦不可畧
故月之會三會之文一詩一書一篇而舉觴以導和式
豆以崇儉觴以人數而旅酬一節之以禮也子重曰是
未備以次出所見必貫穿必精覈無忌無滯無諱無侈
而後可於是質夫定讀書法謂文必本經余業春秋仕
鳴汝信業禮子重崇道與若俱業易向所獵者可互而
通茲由書而詩崇政也仕鳴論文法挫之欲斷擊之欲
鳴飭之欲采味之欲和文也崇道論詩法如風林如雪

滴如月波上下如琳如琅如黃鍾在簾而不窕櫛詩也
汝信避尊仕鳴但曰諸君效官官有常守猶學也幸辱
隨後願毋間毋忘庶可官也噫諸君之言如是諸君之
會必如是誠非一朝好也然匪志於道莫有會匪一於
心莫能會會而道與心一推之政天下無劇吏矣固宜
公益餘而會益數也諸君翕然期無負約使予括前言
為序

賞菊詩序

歐陽子子重過其寮之長趙子從之有菊約同官賞之分韻賦詩各示所與屬而和之成卷子重及予予弗能詩也應以序或謂菊逸品也逸人宜之故有因以名焉若靖節者非達為法從人宜也非所宜則不足有而況賞而詩耶予曰不然天之生物庶也初無品以人之品品之而後品形假使牡丹初為貧賤人有亦貧賤也蓮為小人所愛亦小人也靖節逸也可為菊限而不入達人之觀也耶然而觀則玩玩物則情肆惟其似之是以

宜之宜而玩玩之劇而賞音發侈歌之終非肆也而達人之似莫菊逾也方其陳根之畜而蘊勾焉萌焉叢叢芄芄未辨其為菊也條達可盈把分而植植而立之倚籬附徑未辨其為何如菊也及既花也若黃若白若紫若紅又出其奇若蓋與線若臺與毬窮其變若玉之吐霞火之煉金美人妃子之醉至園吏亦莫之辨獨怪其手之可拔爪之可敗風雨之可拜而傲霜獨秀得以孤芳清節名爾若達人淬礪爾成未卜為舉子也為進士

也為舉子進士未卜其為館為閣為諫為臺為部寺之
屬之長為學若縣若州若府若司進退榮辱係人者不
知幾何而不預知也彼主者亦不知也惟不逐時好而
險夷一節則褻然為世重信也吾不知達人之似菊亦
菊之似達人也是之似其全也如逸達人一節也靖
節亦達人晉不能立則遜而逸托而逃焉者也逸不足
以盡靖節而菊可專以逸名耶茲而後以子重輩之賞
而詩也靖節之達也菊亦花之達者也

擬東征凱旋序

世有論者謂儒必言兵而用之或莫辨是特儒未真耳
真儒無敵徒言者偽也古之儒至曰周孔次曰韓范管
蔡之征郅費之墮西賊以先聲相戒勿犯孰曰非儒之
兵哉今年春夏交附甸頑民倡孽而拳勇持麾召號蹂
躪燕趙齊魯曹滕邾莒之墟亦云孔棘惟天子隱憂元
元之咨於是耆武允議儒臣董厥徂征惜負荷弗力卒
罔功時為儒病朝議方嚮侯維虎臣而綸音渙下尤儒

是簡司馬陸公以壯猶往入之臣工踊躍預為襄夷慶
公素以身任國計拜陞受鉞剛日提禁旅以行而邊臣
許君太自宣府卻君永張君縉自延綏饒君隆自遼以
次率士調至天子屬公統之然不欲重煩公命戶曹郎
以具饋工曹郎以具械給舍御史郎以視師而奸慝糾
公惟一意制節或兩於前或伍於後或專為右角或參
為左角或倚之或踣之厯厯如預習軍中藁談偶語曰
老將不如得所馭願為齊致力露布所及幕既烏矣倍

日追奔而得雋必曰將校之勞若已無與於算捷日秦
手勅亦日下旌公功必慰將校勞然以奔逸百役而都
御史彭公帥將士自中州分克而協戮厯湖湘江淮上
下至狼山迺殲惡醜凡戰經數十合折首數萬級公未
嘗快意曰赤子也無知罹此耳故凱歌之旋棄訊與馘
而以全師報天子慰勞議錫命以公上爵公偃僂而避
曰是惟廟惟社惟祖宗之靈惟天子之威而諸執事之
勞也何敢貪天功而冒賞乎辭弗遂時論益高之朝列

胥往慶公公殊有黯黯色未揚言也某門下士逆公志弗敢慶亦弗能頌但進而言曰公之名在天下師周孔而匹休韓范真儒者之兵也使後之論者不以言兵目儒矣公雖不有功然祖宗養儒之深天子任儒之專至是咸底于績必有史氏爰紀其成以昭示永永功也公安得終不有乎公曰吾職也非吾幸也天子之德也亦非天子之意也

重刊鄒忠公文集序

吾邦鄒忠公有文若干卷李忠定公序而傳之舊矣某
後生也素慕公益喜誦公文必盡帙迺能休休且致思
焉想見其風槩志節若仰視斷崖絕壁煙雲入象與日
月相追逐而不可即若大將秉鉞臨戎而羅卒衛士不
能出氣語若金石交奏鉤然鏘然而飛蟲蠅蟀之聲不
入耳也試匿公名摘示名文者輒辨之曰忠臣之文也
蓋文者心之徵也豐美稱者有中和之氣溫潤稱者有
孝弟之行皆然也公之文不有忠直之心者乎公在宋

元符間劾章惇繼論劉賢妃事忤旨惇詆之竄新州宣
和召入蔡京忌之再竄韶州賁志以卒意公忠謹蹇諤
有未克盡者一於文是徵思而不貳直而剴邇不偏儉
而可行又非若羈旅委瑣卑愁怨戾意象故誦公文者
益信公之心而慕公之心者益重公之文也凡文之傳
者遠亦離心之傳者邇亦惇公其以心傳也獨文也哉
彼奸人初志將謂嶺海足以死公公死矣而遺文在木
流布天下而傳之今嗚呼是豈奸人之能死公也哉嘗

慨古之忠直為奸人死者自大家外鮮克以文傳必有以也公之文使非李公同志而亟傳之亦未知至今何如也然則匪公之文罔有李公之序匪李公之序亦罔有公之文二忠莫有軒輊胥克以傳式重吾邦邦人與有光也一有泯墜惟邦人是咎而況為之後者乎茲公五世孫某等懼公文刻久且勞日就刊逸謀重刻之某故獎而成焉且序于末簡

弭節壽親叙

天子在位之七年夏五月六日遣官莅蜀國典禮大行人歐陽子崇道將命以往不及宿也時同年友在朝者謝子立升郭子正學賀子朝卿毛子汝厲王子質夫費子子和萬子汝信鄒子謙之暨良勝代祖於都門外意蜀道險固時寇弗靖崇道或重是行也圖以慰贈然而色甚喜若不能風翼而颺去譁然笑曰異哉崇道樂是行也崇道曰使職也弗類苟祿且五稔吾父母割愛弗忍今年三月十日父六十壽又弗克展禮念及則涕交

願矣故不能聞於君子請頌茲行便道歸得追壽省視
天子方新孝理不是禁蜀道雖險且艱胡不樂爾立升
主醪遂昌言曰樂哉父以鳴臯先生稱于鄉衆父也將
寄以頌粹不能作然今日有此契誼以業經為時需爾
也各舉舊聞可乎衆曰唯唯汝厲子和讀高宗彤日曰
降年有永不永則壽民惟天典厥義子歸將曰惟大人
允義承天之休朝卿質夫講易之頤曰壽必期期以頤
頤惟龜息以養子歸將曰茲大人方壽之基視養以宜

立升汝信考王制曰六十不親學鄉可杖也謂不備弟子禮非廢學也子歸將曰大人素學存秩有望而何限於鄉謙之論春秋傳云不朽曰立德曰立言曰立功惟是之充乃有終子歸將曰集茲不朽于大人之躬壽安有窮正學誦四牡之三章四章曰彼使也使也不遑將父母也子歸將曰茲獲展慶大人君之私也胥以無忘良勝執爵而贊之曰夫書行也易靜也禮逸也傳久也詩正也行以基之靜以居之逸以休之積久以致之守

正以俟之皆壽之道也予何言哉特多崇道以親故險
且難不避也冀其移以事君亦如是哉崇道既醺免席
拜是衆嘉哀而書之以歸

送鄧宜舉歸新城叙

自學政立而弟子非貢舉不克自向往故有四方之志
者或者且鈍新城鄧子宜舉素憤是適議下聽諸生補
國計迺毅然輸鍰而來銳其志者也業太學先後凡二
年以率教聞厯事夏官卿又一年以勤敏聞茲注選籍

於天官待格未及而歸且行來別予聽其言若志弗舒也且冀有以張之也予曰吾子御史公之裔也雖微子志猶將張之以尚賢也予何辭顧予與子友行也有規之責焉宜舉曰願有聞乃言曰子素業者易乎成天下之務莫加也試摘一二與子商之子之歸也豈但已耶且必為文人文其在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之不已而施未遠懿於文也宜友可成焉友取於兌兩澤相麗而講習之罔不有資資匪徒文也將以見於身其觀

於蒙果於行育於德而養之以正則童蒙惟子之吉身之刑于家人也嗃嗃嘻嘻悔而厲且吝子戒之罔不在初家道成富且豐矣則闕其戶闕其無人凶之甚也子懼之惟不見是圖若有慶譽子其承之以謙謙以涉川何往不濟子泰之漸也拔茅彙征子欲賓于王而國之光也斯大觀乎觀子之生可晉以錫命也將有臨民之責甘臨其有憂乎子如不鄙子肉食者言其吉務滋而咎務是去思其復也四方之志可行也臨民以上之事

又將探索而嗣規也予固多賢者之後亶乎足以自張也其懋哉其懋哉宜舉謝曰君惟惠徼先人甚善教也微而要核而可據且以藩吾身殖吾宗也敢不唯命顧弱不足事事願服以歸而思以變其初於是酌以信之楫而別去

送青厓王給舍視蜀師序

士恒移習也俊傑而下諱言時務有諭及而搖目附耳語欲不遂言者有俛不答者有趨以避而去者聞人之

言於私若是欲其自言難矣而況公言之乎至有言於公者不曰侵官則曰賣直不曰賈禍則曰生變詆人之公言若是欲其自言尤難矣而況行其言乎然吾江右之士楚習也每以曼言為世齟齬是亦負氣之偏而時論或假以不移於習故輒自信朝會族立角論侃侃有目指者曰是江右人江右人至於鄉曲宴私亦世故料量而劇談之無左右顧有所論建雖忤時觸禁不忌也若吾青厓王子又習於是矣青厓二十舉進士選入讀

中秘書授給事中學優而氣銳又得以言為職故在刑
科言刑行矣今復兵科言兵又行矣謬誇之聲動中外
與弟東石日有論著皆匡時之志不作俗文字以某與
三厓歐子南漚王子補齋萬子振齋歐子立齋萬子可
與言者示而商之斬斬可愛可信愧不能有所贊而咸
樂有言如是也今天子以西征久敝欲底成績青厓將
命往視師又預計便宜條言之乃行時三厓請告南還
振齋使蜀國吾四人者在朝竊喜而往贈以言曰青厓

今而後可以行其言矣天下之盜自蜀起而燕趙齊魯之墟江之西淮之上下河之南北湖湘之中延及江左連吳徑越擾劃半為盜區蜀不靖羣盜之殲夷末也雖其犄角未有聯屬而盛衰聲援之勢不可謂無所倚者是私言猶在耳也今當其事將副統馭以正以奇惟機進止昔言兵者行焉有不恭命得折簡而刑之昔言刑者行焉惟言之行而預計者又多中則蜀盜之平也有日蜀平天下之盜以次就息必如所言矣異時歸命敷

奏瑯瑯使人亦目指之曰是江右人江右人三厓振齋
當已復列與吾四人又必大喜而言曰吾江右人非徒
言也言官得行其言也士習貴於有言也聞者將亦樂矣
而何有詆於青厓者乎

藥庵陳先生輓冊叙

輓歌作於古也有二義斥苦虞殯挽車者以相力也殯
露蒿里挽首者以禁哭而寓哀也今之作者固非有不
得哭亦未必執紼人也若古義何良勝嘗思易此義而

未敢也因讀藥庵輓冊竊有發焉夫車行而扼之曰輓是去而欲留之義人死而輓之顧非欲其不死也哉不死之道四爵祿不與焉教足以立師政足以飭吏仁足以御家義足以益友有其一亦不死也藥庵其兼之矣初以鄉進士署南城學事曰豫曰時曰孫曰摩共乃職士樂以有成其教以立師者歟才識稱上檄以董邑治因草惟宜厥庶胥懷以畏其政以飭吏者歟寢疾京旅尚虞族之有喪弗舉者其仁以御家者歟大病而途殞

知者咸慟之視斂臨棺慰其孤者如織操筆作誄凡數十家其義以益友者歟夫義也仁也政也教也皆不死也惜乎爵不滿若能祿不充若志使仁義之行者未究而政教之施不達也此所以輓蘄庵於不死也若無所行能而徒久於人世則固死之矣死而輓之何為哉然則古之輓者其義二今之輓者其義一古之義也疏以隘今之義也遽以通固有自我作古者豈必昉古而後作歟蘄庵姓陳名義字以方閩之莆田人

送通政羅君允恕省親序

通政羅君允恕以尊翁國子先生在鄉耆老累疏乞終養重違其志乃易以省詞特旨報可鄉士夫曾子元之郭子正學私於夏子曰羅君之行也子喻之乎曰羅君將益翁之壽而永其祿也二子曰子知然者天道乎抑以人也曰史也瞽也未嘗學也天道何知近在選部讀君之疏矣其始也直而不犯其再也曲而不迂其三也懇而不激其終也盡而不窮不犯則非陵不迂則非冒

不激則非怨不窮則非諛皆善言也言之善而成文
生於氣氣役於心文之成氣之和也氣之和心之平也
能文則可以得天也孰不知羅君之然也曾子曰若以
言也亦有聞矣君嘗語曰吾伯也司業國子時草疏矣
移書告之曰天子方敦教胄子敬寬在躬今貳秩宗裡
享是代左右罔有間吾仲也參議浙藩亦有志矣又告
之曰天子軫念溝壑惟奔奏恃活朝夕不怠某也冗食
受成又幸同采君子共事有恪故歸養是任且因以省

伯與仲也郭子曰予抑有聞焉君嘗私曰予視伯也仲也年與資弗若也望固下矣而祿於其上吾以為泰也思吾弗若而下者不獨吾伯仲也而下吾之祿者又不獨吾伯仲也況舉必以次次又及吾固不欲上人而因以避也夏子曰信也益知羅君之然也夫某之見者文也曾子之聞忠也郭子之聞謙也心以帥氣氣以昌言言以成文文以感人忠以制事謙以刑善德之成也成德天之胙也薄而後祿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

天子之侈卿乎入況天子之德卿乎羅君之欲有大於益親之壽者乎親益壽祿未有涯也二子曰子之言羅君欲聞也因書以贈可乎

贈允昭黃先生分教義興序

閩學之興于今人必曰自泉之蔡虛齋虛齋學本性命於事物必通其曲演朱子之緒而風士教吾江右之學亦云爾者虛齋董學政士固黜乃心而不變也良勝最不善變幸與之進未能領會要妙而虛齋不可作矣夫有

所啟未竟所受益所慕莫知所從故思見閩之士猶虛齋也而況泉之士乎泉之士盡虛齋也況親炙而友之者乎然亦難於遇也去年秋初官刑曹親黃子希仁莊而雅默而有容以為虛齋矣希仁曰子未見吾兄子應期乎今年秋調官選部獲侍應期左右惟所適溫而文博而毅以為虛齋矣應期曰子未見吾大叔允昭乎友虛齋最久樹惇而栗無逸言笑吾同輩事而憚之曰焦先生近以貢來矣亟造希仁之館而省之迺知應期示

以虛齋也方意必得所從虛齋之教可以竟受而允昭
拜命分教義興遂悵然別去嗚呼天何假良勝於奇遇
而迺致私怨於亟去耶其以良勝之遇希仁應期已足
為虛齋者耶又欲成彼之為希仁應期者使遇天下如
良勝者耶義興之士固有欲為希仁應期者耶亦有亟
欲一遇如良勝者耶又況焦伯強隣治之遺風有宜於
允昭者耶朱子謂商老開性命道德之指而義興士知
所學虛齋之學其所也孰謂今有異於昔耶然則允昭

之去行虛齋之學也虛齋之學朱子之學古之學也古學之行使人曰天下之學興自泉之蔡虛齋也是希仁應期之志也亦良勝之志也尚敢致私怨於允昭之去也哉

修篁舞鶴圖序

人而有所可狀則擬之於象象而有所不足則發於詞詞焉者詩之謂也象者比於物物非必其真繪而圖之亦象也故象以擬人者也詩以昭象者也此修篁舞鶴

圖詩同年君子作以壽黎君乾性母也或者曰篁以象
母之節而壽鶴以象乾性之清而貴也予曰若是夫篁
與鶴有遺象而乾性母子有遺狀矣彼篁也翛然依巨
石而立若得所倚其柔順以承夫君者乎垂枝而俯其
若為樛木所容而安命於宵征者乎比戟而叢玉異籜
同本其善視諸子如離裏者乎鶴則幽然若聽露之鳴
其將和在陰之聲而期以孚其類乎昂然欲騫而騰其
思羽以為儀乎不啄不睨而聳以立其有難進易退之

志而以乘軒為辱者乎夫頌人者必表其微而愛人者
思進於善黎母善狀若是微而張矣而君子所以愛乾
性者若是無已母之壽獨以年乎哉乾性之力於善非
所以壽母乎哉噫予恐詩限於詞而非化工之妙有不
能盡狀者也

贈阮君惟一僉憲陝西序

古衛阮君惟一拜命陝西僉事予寮友張君元承同門
世講好也踵顏季之義而圖以贈行既自言之又約素

善者言之以末卷役余余胡為言也追惟顏季贈處數
言而足茲言之不足情之無已也予與元承兄弟也元
承之友予友也獨無情乎是故有以言矣顧於惟一初
未能悉元承為悉之曰惟一以進士為御史按治陝西
風力右衆上下人才之忤拳奸不以貨免落職為成安
令上下人言而寬之而惟一樂以往循循於下吏事茲
以免喪而來上章下部吾遂翁先生直之故請于朝遂
茲超拜上下人宜之於世事稱一大快也惟一輒曰具

疏以白心迹而已敢望及哉予矍然起敬迺悉惟一如斯人也如斯人也贈之言何以他求夫自御史出為縣令亦奇禍也使非惟一人固有幸而樂者矣其不然者必以為枉之也以縣令而拜僉事非常格也使非惟一人亦有駭而異者矣其不然者必以如是而後直之也昔之退今之進昔之枉今之直人心之公惟一可自念也持是以往則舉錯幾何視吾進退何如也剖決幾何視吾枉直何如也若是而舉於職無抑才無冤獄矣推

之天下恢恢乎有餘也哉元承璉予言將以告惟一可
以抗手別矣

壽丁君仕玉七十序

山谷之民壽城市之民天非其受氣爾殊也山谷之俗
野野則樸樸則不鑿生氣日完而壽然未必皆壽而壽
者恒多於天城市之俗澆澆則離離則浸薄生氣日索
而天亦未必皆天而天者亦恒多於壽今予所見則又
異是京師天下之城市也丁君仕玉居之其伯也仕隆

享年七十有奇仲也仕元享年八十仕玉今又七十而
貌也腴步也隅鬚髮澤膩雙瞳碧光炯炯頤和茹實強
健欲下壯夫而伏之見者識者咸背指面卜以成數之
壽其及也嗚呼丁氏居京師獨非城市民乎而兄弟克
享有壽予固知其非城市民也丁氏吾南城人其故廬
在水南南城南條之盡脉天下之山谷也水南又南城
之山谷也巖崖崒嶺原野夷曠湍瀑廉利林居土屋之
下童叟妯娌垢面跣行尚有不能通越境人言者仕玉

兄弟或生於斯或長於斯亦嘗耕於斯採於斯饘粥於斯友族屬於斯連姻婭於斯雖伍寓京師數十年而以雄貲商販不絕道路無三歲不展廬焉父母死亦歸葬焉子女之好尚求鄉人焉而鄉大夫宦游京師者招致而主焉仕玉又往來燕冀齊魯吳越以極交廣閩粵之幽奇勝絕皆致遊思焉其心未嘗不在山谷也可以城市之居累之哉是故有仕玉之心焉往而不壽也不然吾南城之民固有天者矣京師寧無壽民已乎固知有

山谷之心無山谷之民有城市之心無城市之民若壽與夭初不限於所居居亦移其氣也仕玉且老有定力矣保無移也哉

贈郭君達誠守寧波序

刑部郎郭君達誠祿未及次天官卿才之請于上以守寧波郡蓋異選也同鄉諸君子往慶且諗之良勝與焉達誠懼而請曰灌夫人也不自意異亦不敢為異人曰茲異選也何以及每思處其恒人恒視之處其異人異

視之恒視者卒副而異視者罔克自全幾何以任良勝
應之曰夫異人者果其異乎亦其恒乎異視之者果以
其恒乎亦以其異乎達誠守郡曰寧波以濱海故名有
微義也請以為喻波者海之餘也海者水之委也水靜
物也波則動動之極則激激亦有所害是以思靜也故
欲寧寧則靜之極矣動靜見天地之心是天地之理也
識動靜為天下其可也而况郡乎故曰張而不弛文武
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張弛動靜之謂也或張

而弛之或弛而張之固非所以為異也而人顧不以恒視之耶且聞先守是者曰張君廣漢曰林君守仁皆名守也張君八面受敵才也令若流水民便之人曰賢林君日不足而月有餘也民亦安之人亦曰賢是固有以張弛而不異者也賈生曰不善為吏視已成事予視二君豫席之矣而繼之而張弛之恒焉而已矣達誠曰繼善者難此懼而又懼也諸君子曰懼者進善之門規者與善之心以達誠之懼而有是規也寧波之守復曰張

與林也其何日之有

菊庵太守毛公輓冊序

通天下與古今曰情情無與於人也而亦有與於人也
惟其稱焉耳矣人之情一也而愛惡哀樂有異焉者聯
階比舍至憎怨若以不及相見為快身後論定又恨不
及生與之白而崇文吊古見於豪傑憤慨者亦多矣劇
樂叢歡意得者歸向隅有泣將不能引之道遇衰衣頽
乎其順頽乎其至其能逆笑語以荅之者非人也是惡

之不若愛之之速也樂之不若哀之之盡也愛之斯錄之矣哀之斯傷之矣此輓歌之作情與於人也而君子有不廢焉者稱其情也菊庵太守毛公與劉安人俱以考終外則官臣其惠也流內振家法其化也行行道之人知愛之當其身已然也嗣子榮能棄官以養喪之哀可沾也公赴及京師榮子伯溫官御史臺有言職不得奔去廢業為位而稅充充而窮皇皇如求弗得於相吊也為公來者為榮來者為伯溫來者哭盡哀不能廓然

而出戶又知劉安人赴及時伯溫為紹興司理如是也是故錄之不能盡其詞而傷之不限於不及見也而同鄉而同年而同官又世講如良勝情若無與於人者懼弗稱焉而已也程子曰禮者因人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又詩之本也君子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夫安得不有菊庵之愛也夫安得不有菊庵之哀也

贈王躍之還建昌序

文武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兵農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此經世者之恒言也然有易而一之者何哉每聞章縫談兵法指畫勅敵如在目中譽之者曰文武才也介冑之士稍稍事筆墨約束衣帶類寒士人亦異視之兵制襲壞坐食以困農尺籍半虛調發不足按籍刺丁壯威貨迺訖猝有警備又驅以先之冀傷敗可以避法求其故則曰是以賦出兵之意嗚呼若是而為文武兵農一也是何其易易也歐陽子謂困

天下以養亂者虛矣而武士征行若棄於市書生制敵一試而敗獨劉秩也哉是古之文也以資武今之武也以冒文古之農也以寓兵今之兵也以厲農故今之文武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今之兵農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然而習尚非可以旦夕移規制非可以草率議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則懷天下之憂者於一方君長寧無有厚望者乎千戶侯王君躍之余少以文字友者也茲歸守禦吾邦其於武事固當深講

者而邦伯韓君又將家子躍之夫亦有所遇矣志相成而類有所感則樹兵以衛吾農者可幾也且為謝曰余亦談兵者而今則已矣然亦豈但已乎蓋思所以一之者而未得其說也

雪峯歸隱序

隱之義藏也必有所有而藏故名之隱周官三百六十屬其仕以道以術致仕而藏者有道有術江雪峯官以陰陽正術名茲致其事則藏其有者術也古以術仕曰

馮相曰眊祲曰保章其掌則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宿之次而鳥火虛昴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以天健行過一度日剛一周月不及日一十三度積為氣朔盈虛而置閏以成歲與厯厯紀其時十輝之法以觀祲象鐫監閤曹彌敘臍想而妖祥吉凶以辯至守其變以動以野以相以雲以風詔救政訪序事上擬羲氏和氏職亦難而術非淺淺者聖朝昉古立官內置欽天監外置

陰陽學學以精於術者主之而訓於後雪峯儒其術以
仕其行者果以此術隱而藏者果有此術仕足重隱亦
足重若以時議目為閑役而混於鬻例則茲勇退高蹈
尤足重也況致仕之故以老而術仕多以延世雪峰齒猶
壯官幾再紀未坐嘉石入園土乃超然有見不欲貽於
後尊翁西園先生以薦繡投老林下弟商濟諸子應乾
應奎應瑞林林璧立行將以道仕盖有不得子者雪峯
預為肥遯以子職娛老為命而黽於進退如此亦孝隱

也哉雪峯名梅西園命也隱而有號亦西園命也梅本
清素淡薄有處士風固非列紛華之植雪而後神矣推
是義也固知雪峯之仕非西園意也雪峯之隱西園意
也

縉紳慶壽詩序

予館人周天德浙之山陰人也自為國子生旅食京邸
幾越稔資僕兩貞故投刺縉紳之門若習貴者茲以業
不愆素例得歸且以壽其母徐乞縉紳工為之言方而

為冊引而為卷又縣而為軸真珠玉爛然光奪人目予
得括而繹之且驚且愕疏其比名而列書者有槐閣之
老而春坊史館又其貳者也有棘位之卿而列署分寺
又其屬者也有臺諫有皇華有中舍而諸進士又皆嗣
為之者也是凡內階清要為縉紳望者無虛銜因叩其
所以曰凡人脫俗累者孰不欲借縉紳之言為重然而
假門第托知舊通幣具狀走謁經歲月而縑素架高閣
竟不成帙而恣恣鬱去者何紀蓋名為縉紳皆非苟於

言者言之不苟則人知重之而難於得之也宜也天德何修而得此也耶天德曰禕實不類然以先兄天兆嘗為翰林檢討弟天承今為刑曹員外郎母視之猶子也主事徐君大章又母之弟而禕之舅氏也在諸公言者非門生故吏則莫逆世講屋烏之愛而推挽之力居多幸賴此為地獲禮受知卒不敢以慢心承之謾足而進屏氣而語將事益虔存問益密得請而喜滿容月一造焉日一造焉或闢人致辭無遽言無變色退而自休休

而復往焉又不敢以怠心繼之諸公或涼禕之如是若不為吝予躍然而慶之曰不慢則敬不怠則勤勤敬德之興也培養其地而為壽之基也今諸公稱述而母之德大率根於天性而敬以成夫之義勤以克夫之家者也今天德知以此得縉紳之言必知而母以此得壽矣何庸予祝

栢巖宦蹟錄敘

凡錄錄實也亦可錄也實斯錄錄斯傳矣史之遺也予

讀栢巖宦蹟錄終卷撫然曰錄茲其可傳耶稽夫類矣
若窶人抗裂膚之寒進之室而挾之纊也溫乎形予愛
焉若清秋之夜飲露酌泉猶意其或淖也介乎勵予守
焉若踈竹老松瑤琅偃蹇孤立世外莫之能倚也予恍
然不知樂且慕焉蓋栢巖初以鄉進士守州子民職也
在和在高郵有惠政形予愛信其為循吏也繼遷河東
鹽運司賄地也迺克操持勵予守信其為廉吏也方登
薦剡而超然勇退使予樂且慕恨不能生與之俱而從

之又信其為隱吏也予頗蒙甚感若斯感若斯上予者
感且深矣感之而儀之其為吏也多循矣廉矣隱矣
削者墨者迷不復者日省矣天下其日康矣茲其可錄
者可傳也然予未知栢巖者也以其錄之有感焉耳但
旌舉八疏獎勸六檄而張之誥命煌煌也錄之實可沾
也史職固嚴將不能遺之而慮其或遺子之心也故有
錄也栢巖姓程氏名憲字廷章世為饒之浮梁人子名
遠成錄者也

品士亭翫竹詩序

品士亭翫竹之什提學李君獻吉懷泉齋先生作也和以荅者先生也屬而和者吾江右門人也先生初官許州作品士亭獻吉率先在游名亭之義先生記之矣去許十年提學江右亭因遺構復名之環竹脩如也今官司徒去是又十年獻吉往紹厥徽時休哦其間憶許亭之游二十餘年矣故見而感感而懷懷而有作先生得而和焉門人布中外聞而和者將日益就一時在朝而

和者此也卷成適先生累疏得告歸省咸願以是歌于
行之日先生可之亦樂以示後也命良勝序之夫良勝
得立斯亭爾已見斯竹爾已聞之先生爾已竹之宜于
亭也似士亦似教也植而固知其可以立也其虛知其
有所受也比而倚而不亂知其相與有成而不黨也勁
以直將以勵夫曲也靚以疎將以通其執也翳以密將
以閤之靜也少者籜老者特將進之未已而作其氣以
不衰也士之似也教行焉固有道德功名而不以富貴

為也迺品士也是則獻吉之所感者多於許矣懷而作
作而和者非竹也夫懷情也而感則心也見於竹不若
於容也感則無與深也見則無與親也殆非詩所盡也
然而獻吉之感將以教士良勝等夙負士教重有感夫
獻吉者況先生之行也哉

送驛宰鄧景昇之蜺江序

日者鄉人鄧景昇以從事選新會蜺江驛丞盛冠服來
謁夏子夏子曰偉哉丞也若習於丞矣爾無卑丞矣乎

景昇曰資也何敢卑敢請所以丞者曰知之矣昔在學
有師譚公新會人也嘗為言之於今未忘廣州會府隸
州一縣十南海最大新會次之州縣所隸水驛十有一
馬驛五惟新會隸水馬驛二蜺江其一是一必當水陸孔
道也道孔而驛任勞縣大而辦亦劇馬卒舟人行資居
費委積於郊野衡鹿於山林薪蒸於藪澤鹽廬於祈望
日填於驛巡比而出入專之者丞也使臨賓寓而節迎
郊勞授館供帳致餐獻餼展車陳芻至者如歸歸之丞

也蜺江且岸海聖化薄內外海國在服若暹羅淳泥占
城真蠟蘇門荅刺爪哇之屬歲時朝貢候風潮而來者
日集番舶胡賈交市奇物帖而人激而犬羊雖踈簡節
目而必制之丞亦與有責也夫辦劇則勾稽富彊易其
賄者有矣爾不貨也益以守丞乎道孔則迎送煩鞅掌
其愉者有矣爾不沽也濟以幹丞乎古以候覘隣者矧
茲夷夏爾修能布常有藝不採藜藿也於國事有裨無
壞丞乎惟職匪小曠匪大景昇無卑丞矣乎景昇曰丞

亦有是哉何敢卑也嘗獲事費相公三載無敗言乃序
秩少為羅宰府所得省辟幸服名言又何敢負曰范
冠蟬則綏也蠶績蠊則匡也古之喻夫人也矧若景昇
其丞也哉吾師尚健景昇往矣丞與否也將有聞矣

新城最賞敘

古今肇置郡邑必有名名以義制者也或以山川或以
物產或以人事或以瑞應或以封域或以道途或易其
故或反其初若吾建昌郡隣於建封域名者也郡隸邑

曰新城者吾再過之無尺堞焉制以義弗副考之志弗
宣強附數者而弗受因隱度飛鳶巖嶠與日山東巖相
邐迤水循麓九曲洞滴作鳴聲屐遊曳踵凌兢不敢附
仰視雨潦至涉弗利也故厯茲年數猶完城然或曰邑
多君子足以攸堅今時出賢者若陳公員韜段公敏民
用以阜阜則思義義可使而固又大於城然雖然未之
安也吾承乏刑曹時聞徐令繡上工築狀矍然曰有是
哉役其興也兆於命名時耶吾調選部聞徐令以憂去

懼其墮也代者得黃君瑞卿寮長鷗溪子曰若署吾州學也其教行吾應之曰其校文於吾省也為得人披籍而索之巡院之旌揚者再撫治之旌揚者一於是預卜城之成也無難矣無何吾郡守缺又得韓公韓公有賢名者又知相與以成者不獨城也今年某月城果告成韓公狀于監司于按于撫咸下覆實瑞卿受功賞焉於是益信韓公之亟於為民而容其下瑞卿之情信于上而安於民薄尉而下不敢有其功而祈吾言以張之又

知事之成同而敗異之不誣也噫一城役耳而有數百年之兆合數人之賢就數年之役又不知幾何之財幾何之力迺遂其成若此其艱矣乎而顧不思所以守之者乎然而成之者令以為民而守之者民以為令令弗愛委而去者有矣民弗固潰而逃者有矣獨城足恃哉使異時有登城嘆者曰新城新城不負名也殆與山川爭險勝憑城而生者思吾瑞卿猶陳段也邑之君子志載之賞斯上已乎

贈何侯考績上京叙

何侯倅盱郡事既三年法書初考關白于郡之長郡之
長具治狀于監司于觀風使者咸曰貳職迺修惠可績
迺宜課曰最侯迺介功狀上天官卿下功部就覈參以
要會以獻於天子余方專席在疚寢若罔知郡士夫以
余嘗從事天官郎私諗之曰黜陟幽明予所事事子弗
曰在家弗知余免席應之曰何敢爾何敢爾但侯之政
明矣以其最也余於其殿得焉侯之資當遷矣余欲祈

以次之也侯嘗代執覲禮入京師余承乏選部部禁維
密維嚴稔侯之賢弗以嫌避侯亦弗余鄙一過余刻燭
譙語頗頗於理戎事畢出意見咨余以可否余亟賞之
曰官臣也言不渝於職因與執論先是議者重於足兵
請命專憲職責以成勞限之格盈什之三者書其稱故
吏以市兒補亡為右職以按紙紀錄徼能名然問其丁
壯幾何莫得而知也籍削幾何莫得而知也不知所補
所錄者何自而有也月給于甲歲于乙斂以配益之以

貨通食更衣道亡而牒匿及易吏而訊之則曰前吏所
補者逸錄者斃矣不然每吏而益什之三吏三吏而倍
於初何積數十年之擾擾而尺籍之虛猶夫籍也哉侯
不竟余言心動而視流迺抗聲曰課寧以殿毋以病吾
民罰寧以黜毋以迂吾君侯歸逾年言若在耳余竊要
其成侯之政如其言余之言迺侯之心也余即是以知
侯之職也欲專謀也欲博治心也欲下充其量也欲有
所受是非取舍又欲出於恒情好惡之外者也嗚呼有

侯如此而忍其去吾民也哉第恐情有不能以必副法
有不敢以強通侯之心安於殿矣而人最之余欲祈以
次侯寧無祈遷侯而有之者乎況夫陟明天下之公又
非一人一郡之私所能勝之者也郡士夫曰民有欲天
必從之子毋以廢業辭第書之以壯侯之往而亟其還
也吾民之望庶幾其慰也已

叙別台峯御史

台峯熊君尚弼以足病請告得長休暇良勝往喻之曰

足之病也不可行耶不能行耶抑不良于行耶尚弼曰
亦難於行爾逌然並笑若有所得良勝曰尚弼為士也
以學名為令也以政名為御史也以能言名應時而舉
志與職若取諸懷而視之行於尚弼豈其難哉況行其
可人之可不可弗知也行其能人之能不能弗知也行
之而良後之良不良弗知也行在尚弼又何難焉尚弼
曰相聞車之行者澤之杼刀以割塗也山之倖搏以行
石也故塗不附輪敝而不甌於鑿人惟見其行於難而

行之無難也不知圜之以規匡之以萬均之以水直之
以縣適之以拳同之以量國工之攻其行者難矣故人
或可之吾未見其可也人自為能吾不敢為能也人以
為良吾弗良之也是以為難也於是命酌引滿舉白噉
嚼盡歡尚弼躍躍而喜距且踊不知其足之病矣嗚呼
尚弼難於行者非以行之為難也人惟有所難而後無
難焉他日登車皇路如砥國工之難迺行人之易也尚
弼無忘之哉

別陳惟濬

陳子惟濬少負資翁益知教而慎得師故游予友饒德
溫氏殖學茂聞方冠舉進士信于甘泉太史之教期以
周旋也懇疏乞歸隱然有難仕志予忝鄉舊請有益言
時方讀易至蒙矍然有感曰惟濬於是無童心得於內
外之養多矣遂演蒙之義傳而告之夫蒙以坎遇艮曰
險而止泉出山下象物生之初故曰蒙蒙昧也昧近於
明發之者以志應其惟德溫亭以行刑人弗用足以受

也修迺來離而不反家可任受斯大矣受將以施從仕也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女不有躬人勿取焉為不順也進不遂進知順於仕者歟順則反其初近實也飲於甘泉和易以思實施溥也其免於困童蒙之吉其教刑也吉之謂何強立而不反真純全矣故曰利於禦寇禦寇天下之難事備矣嗚呼蒙蒙昧未辨之際也養之功用大矣哉

贈廣昌令張君景川治最序

東洲夏子與天游陳子同官吏曹郎友益善諮焉說以
解應而恒有濟也語次及張景川調廣昌令陳子曰景
川吾鄉振奇士也吾聞廣昌盜區吾私景川有懼焉夏
子曰然哉廣昌郡喉嚨也敝甚須景川令若飲食吾私
廣昌有喜焉夫廣昌初治邑也於陸為通之建之廣之
度章貢而東盱而西隨所之也厥壤沃賦下專業數十
家出其餘給于旁郡先是少司馬揭公冢宰何公司寇
何公廉訪使賴公羣賢彙征恒得擇吏吏亦恒以治聞

奈何氣脉債發久迺息進士解荒朝不坐地不齒通衢
數澤逋逃是歸厚利腊毒寇偷是資倉卒變殺掠長吏
蒸鬱暴莽為厲為疫死傷枕藉編戶日就削吏莫有治
志曰下之人不以是望予上之人不以是信予積數十
年邑莫以治聞耳無何景川以建平功課上考夏子進
而與言若陳子景川匈臆開達信有奇氣英英邁往矣
逾年夏子居廬稱廣昌治者籍甚曰邑完城疑獄平反
賦惟正惟時是供矯虔者部勒而成大家法細民俗逋

復而所瘴毒不害齒日籍寇至諭守弗去哲人用章士
彬彬蔚然興文學治於是憲使楊公異之巡院徐公異
之精別之劄大書而踵至邑簿某以告夏子亟喜景川
出奇以就治思以釋陳子懼且冀張邑治如初也因告
同官諸君子曰邑無完敝惟其政事有成敗惟其人將
必有異夫景川者天下無難治無遺才矣

贈邑侯孫君明甫賦政紀成叙

古郡吏得自辟屬韓侯雅師古先否臧惟難惟慎過余

言縷縷不絕口余阨塞莫之能應侯速余曰啟事未忘
選諸所表其可哉屬先令治理責亦先之於南城而奚
若余勉應之曰明甫余知之比余校文禮部得士也知
之以文焉耳其詞茂其氣迺懿斯近於厚矣於廣昌而
奚若余亦應之曰景川余知之比余副銓吏曹調令也
知之以政焉耳其上說其下弗吝斯近於果矣未幾憲
副楊公行部曰廣昌令武備聿修署職曰右余聞之曰
果哉固宜以兵顯若是宣使羅公繼至曰南城令供億

惟時考課曰上余聞之曰厚哉固宜以賦顯若是夫賦
奪民財也譬之水然川則流澤則蓄有蓄斯流令弗厚
民阜財亦弗厚賦之成也難矣兵殘民命也譬之火然
熾而攻蘊而守克攻迺守令弗果民用命亦弗果兵之
威也難矣况夫廣昌以盜蔽四境尚墟南城以儉劇百
需孔棘禦盜莫亟於詰兵裕儉莫亟於平賦邑之政有
所先而令之才有所宜豈君相器使有微權而造化默
運有適會者歟雖然余聞明甫必善景川景川必善明

甫治境相接聲實相通得喪榮辱相形南城有政越日而廣昌聞焉廣昌有政越日而南城聞焉曰善則曰將掖而成之曰未善則曰猶及柅之二邑之政交相師師則達達則治理罔不效君相代工精核吏治優異且有待獨兵賦顯名邑治當郡辟已哉余方隱度而明甫僚若屬祈頌言者踵日至余復何言哉有如此意期于成也有如此意期于成也明甫可余言將有聞於景川矣

褒功錄序

韓侯過東洲夏子之廬論兵若旅樽俎可指獲也夏子
善之曰兵孰為功曰在將三軍之命也功孰為大曰在
邊萬世之防也夏子善之曰侯將種也有所受矣曰惟是
先公奮庸輒不敏懼殘厥緒辱隨士夫後惟事文墨隨
得有錄曰褒功虛首簡以累吾子夏子作亟稱之曰武
哉若考宜食茲報祇哉若嗣真謂能子是故宗伯掌祭
法司馬叙太常太史職紀載中丞御史任激揚以疏
則達以議則允以覆實則無異詞以譔次則確是謂僉

同其曰褒功云者舉重也君子於是有遺善焉其後未
可量也侯降拜稽顙曰先公有微吾子表之錄其行也
已

送郡侯韓先生入覲序

比年予承乏選部逮事宰府實維邦人是私祈茲良牧
迺屬韓侯維稔賢聲為邦人預致私慶亦竊念之侯遼
人也筮仕盧龍繼遷朔遷絳遷太原郡咸近故土單車
就道未挾日而抵治坐於堂集其民人而理之若呼子

弟僮僕不出於其家吾邦介在南徼灌莽之區虎豹魚
龍之居長江大河斷崖落石之虞羸糧裹藥朝戒夕奔
逾時而後至其能釋然矣乎越數月邦人至曰侯至矣
殊不以南土之為異吾邦人亦安侯若故吏也匪有政
邦不知已易侯矣未幾侯以書抵余繹其意語若邦人
言察其微若其書之言既而予以憂歸侯不予棄時來
往輒及民事應口而發發中肯綮每速予以啟益侯無
所擇披而納之懷也若川澤之汙也其無芥蒂于中也

若日林雪滴容而消之也其見於施罷又若鞭風曠霆
莫之測識有不俟日之終也余嘆服之然未能隱度侯
之所以得此者逾年侯將入覲益振邦治迺以郡書屬
余輩時置遷史几上尋繹舊思究遷踪跡懷抱欲寰海
內而吞之者八九故搜奇剔怪盡發之於史是故曰良
惕然悟曰侯之所以得於政者以此哉次侯所經周覽
極騁俯鴨綠江越居庸窺太行望岱恒嵩少以超渤海
踰河尋碣石遠近問鴈門雲中上谷之險沿濟瀆出淮

泗放于江湖趨吳會入會稽以探禹穴歷洞庭彭蠡之
涯以窮吾山澤之國幽竒詭秘之狀高壯遐邈之觀於
遷為稱遷也發為良史侯也發為良吏其不然哉余方
得此待有所發而侯僚友處贈役余致詞因以質侯侯
以為然否

敘別萬汝信

萬氏多賢也賢而顯庸于時自太守公始繼有仕時仕
鳴太守公子也有汝信太守公之孫仕時子也然予得

親萬氏之賢也自汝信始丁卯歲汝信同舉于鄉齒最少仕時偕來畢薦事予因得識仕時明年戊辰與仕時同舉進士仕鳴以乙丑進士官刑部郎又因得識仕鳴汝信歸余亦有喪制汝信為道主得謁太守公於廬辛未釋禪來京仕時已出為鄞令汝信又舉進士予亦官刑部與仕鳴連署焉嗚呼何萬氏之多賢若是哉余何幸而親之若是哉故凡慕萬氏之賢者咸諮於予或曰知矣而未識或曰識矣而未親或曰親矣而父遺其子

弟遺其兄叔遺其姪而孫遺其祖皆缺然也予輒狀以示之曰予見太守公若春谷澄淵莫之瑕類而和氣之襲人也若方屏端几不事績飾足以蔽而立者仕時也鶴癯竹瘦清雅鎮俗者仕鳴也敦龐靜好茁爾蘭玉而持以介者汝信也聞者益慕而信予之能親也顧蹇劣不足自力資礪方深仕鳴調官吏部汝信又請告别予而南矣嗚呼人生親疏離合何足深惜但賢之而慕之益切親之而去之為難仕鳴汝信亦自有不能已矣而

況於予乎茲行便道省覲於仕時為予祝曰願亟來使
得親如仕鳴也抵家而趨太守公之庭為予謝曰祭必
先河而後海予固非忘其本者也汝信於祖若父益有
聞將報仕鳴亦及予矣但事以時異而官亦寄也汝信
來時不知予又當在何處

別宜學太史

昔人有著說難者說誠難於君也一諉之難則曰非吾
職其職也則曰吾將有待相胥以默而已矣有著行難

者莫難行於用人也惟難於用或亦逐之逐任用人者
猶難也而用於人者逐豈其心哉是故以默為道則天
下無直士以逐為高則天下無盡臣無直士則氣塞氣
塞則不和無盡臣則道敝道敝則不立不立而治
者微矣是故說之難吾懼其難無樂乎為默者也行之
難吾幸其難無憂乎逐者也吾友王君宜學職史氏一
年以敢言見逐視饒平傳事攸攸以行尚若繼焉而未
已者殆不以默為道逐為高識治理者重有望也故相

率詩歌樂焉而別

贈羅邦鎮還滇南敘

吾夏姓受氏自會稽郡羅子邦鎮先為山陰人山陰會稽屬也吾先制置君自仁和別業建昌舊為楚國羅氏先補高盟籍古滇國也滇國之通中土又自楚臣莊蹻始邦鎮弟江舉進士吾濫主司且同業江司理吾郡郡多賢僚若屬吾與郡士人咸舉宗在編氓初同出也同治也同道也有師生僚友之義也有官民之分也江於

邦鎮萬里別也鬱鬱懷抱可無以道之耶道者道其情也人之情也生乎動動則感感則有不能發而鬱鬱則陶陶則有必待發而咏歌作是之謂道邦鎮自去其鄉國歷五溪涉衡嶠浮湘泛洞庭彭蠡而至吾建人曰勞乎曰無也吾弟在也望懷玉趨越縱觀錢塘潮汐探禹穴望鴈蕩信宿山陰人曰遨乎曰非也吾祖在也是邦鎮情也吾知之人能道之茲歸循故道而鳥疾入而鄉國滇池橫秋今長安殆百十昆明已乎碧鷄金馬神亦

安在而天竺之使未已也半歷中邦知世有諸葛雖孟
獲欲何為者國威遠屆南服先賓撫盟壇遺迹所以雪
百王耻者在斯乎忠文之墓未墟也吊且告曰中朝文
學侍從有慕而興者不獨無南顧憂也是吾有寄情焉
者邦鎮能道之否也異時次工在頂解櫝禮賓展卷端
几上必有知言者曰斯言也有一人情也有一家情也
有一國情也有天下古今之情也邦鎮請謝之曰吾固
知南之有士也可以見已

賀銀溪黃君廷貢六十壽叙

廣昌郡之僻縣也銀溪又廣昌之僻鄉也僻則窮窮則隘隘則宜蒙翳灌莽榛枿若無人境卒然號于人人曰某縣曰某鄉若莫知為輻員中域或得其名亦莫究其所以為有然而廣昌自國初即為聞邑何也有聞人也人之聞也二富則稱于鄉也貴則稱于朝也謂之聞也宜富于鄉弗賢焉鄉不齒也貴于朝弗賢焉朝不齒也亦聞也謂之弗聞也亦宜廣昌自憲廟先以貴聞者比

肩出余自志載自錄籍自文翰制作咸聞焉而最聞者
惟何氏最賢聞者亦惟何氏曰東園公曰椒丘公焉富
而聞者與貴並然而賢聞余者則自東園椒丘公得銀
溪黃氏焉二公不可作余聞何從也自其言聞之也二
公立言盈策牘並欲不朽余知苟非情也雖肺腑戚好
不以一字假也而黃氏有希永希文希古者兄弟也東
園公咸有言焉有愈敬愈宣愈明者兄弟也椒丘公咸
有言焉或以年頌或以居志或悼志行而銘墜表咸謂

其富而賢也余信二公賢者也其所與賢者信其為賢
無失也故余於黃氏聞之且日博識其子弟且日衆久
定交復遂委禽好焉若廷貢君者寂初識之頽然長薰
然和禮亦甚度渾然直且厚不失其世守者既而聞于
郡有識君者曰君凡入郡境蔽匿踪跡未嘗中道而趨
有侵侮語則疾避之若不欲聞者居然僻縣人也又聞
縣之議君者曰衣無求華食無擇味遇僮僕臺輿單詡
詡笑語若俯而與儕居然僻鄉人也今年臘且生六十

年矣而強健若壯夫氣滿色充啖飯兼二人為常性
不嗜酒瘡不任藥汁夜啜水或至斗冬削爪如暑時必
足迺已故醫卜相史論量之與凡頌之祝之私願之者
必曰壽無量也比邑旁郡千余言以壽君者踵相及門
余無以應但告君曰君先世多賢若希永愈敬公兄弟
輩余生不目其面耳其言取東園椒丘公言讀而思之
則若與之樞趨揖遜于堂序而宴好上下其論議無幽
明間也則謂諸公至今生可也他日有信余言若余之

信東園椒丘公言者則君之壽有涯也哉若曰余非貴而賢者也余私其戚者也將不余信則縣固有若何氏父子者言之否也故余於斯言有所感也而亦重有所警也

風木詩引

甯子啟道判南城簿亦既再稔政譽蔚若承于上下弗以亟而厲循于下上弗以滯而尤且謙謙引過歸善于令懼或遺焉無負簿也夏子知之重之啟道先屬銓次

禮修而惇樹偶端一冊于斗湖之几展讀之皆風木之
什又初捧簿檄時士友贈言也夏子異之為引語曰夫
人生幼而學壯則以仕仕而筮之重仕也重則將圖所
以仕者不曰獲上若何則曰治下若何不曰久次若何
則曰超擢若何夫人言也亦夫人情也皆重仕者也啟
道今不之然而汲汲皇皇以祿不及養為筮仕重孝思
之謂也是可以恒情輕重律之者哉嘗聞子路去魯亦
將仕也顏氏贈言則曰哭墓而行展墓而入其處也則

曰過墓則式夫孔門傳受師友淵源可見之言者何紀
皆不之及而顓顓以墓為居行告者亦重孝也重孝則
知本知本則永思永思則致敬致敬則崇讓崇讓則師
善師善則達政於仕也何有啟道斯情斯言無亦暗與
孫吳合者邪禮曰有孝弟忠順之行而後可以為人可
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啟道率是以往獨不負于薄而
已哉

東洲初稿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洲初稿卷三

明 夏良勝 撰

記

宋宗忠簡公祠記

正德四年御史謝君德溫以風裁按南畿輔郡自北入京口首治鎮江郡方摘奸抉蠹而稽逸舉廢聞有宗忠簡墓矍然曰是可日沒於樵斲免冗者裁長吏捧故牘

入謝不職曰嘗奉議廟祀弗果君銳意再請成之且曰
因其墓不奪穡地工以徒庸費以刑贖而制取其備為
堂陽面橫四楹縱三之而節二之內虛如榭可置豆設
齊容對越數席左右夾以室備戒嚴更浴東西翼以廡
中露以臺而坎以墀足列從祭諸執事者庖厨燹燎各
有次夷庭高門合二雷壯雅足稱表揚越數月告成君
率從官將祀孔嚴定為歲格予聞而義之議者或謂宗
公宜祀汴建祀非御史所先也迺詰而辨之曰宗公汴

留守也間闕戰陣不克還二帝而齎憤以死地誠汴祀也然公神每依帝蒙塵于杭累表請復汴竟為左議者所奪想公謫宦京口時經畧素茹或以金陵重江之險可都也萬一誘衷悔悟汴不復去杭而就是猶可置也生不能忘死不能去公卒汴而歸塋于斯也神亦戀戀於斯乎祀之以其神也況古者祀以附教天地以教敬宗廟以教愛忠者祀而貪者佞者巧令孔壬者一切邪族望風警去是教之也教之道自法始御史法官斥邪

職也此其首舉之意哉議者伏謝君竣事以記屬予予以昔為辦者告君曰虛石正俟斯言也即以郵至其所刻之

重修江西布政司譙樓記

譙樓之設以時政也樓之上有鞀人之鼓鳧氏之鐘挈壺氏以水火守漏是具五行之用以候四時在晝夜序櫟抱籌扶服告于有政者亦足警也凡署宜有而況布政司乎司以布政上之下者宣之府若州縣下而上者

亦不能越徑而達寓官撫於是巡於是提刑於是王吏使事於是庖饗輿皂之屬於是責地主之禮流宥金贖補尺伍者於是歸之籍都司屬衛所稍餼衣械於是勾稽取給凡布政司然也而況吾江西乎江西凡政與浙埒而夷道尤孔自甌至自嶺逾自蜀沿湖湘而來或出浙之上而寧淮益國之封錯置分殿必預關報度支又浙之無也政是以厖而擾厖則煩擾則滯司之長貳恒慮其時之難也寧無警言於茲樓者乎故有之當陽面

以負城隅而樓櫓右峙數不利更立左旁昂而伏之浮
言胥定歲久有壞道更不之理若有所呵護動罔不凶
者予為童納試卷時見之如是厯五試有名入與賓宴
見之如是第進士服喪既免法當易檄入闕見其昔時
鼠雀所竄之瓦杙楹榱桶之蠹石甃苔蘚之蝕朽墁瀦
浥之侵丹堊之剥落者俱整然迎目改觀矣時長則吳
郡劉公貳則蜀江任公謂余適覩其成當紀茲樓之裨
于政者予不文嘗聞古之政修其業令攷其國職省典

刑儆百工日之政惟晝夜有在也布德遂賢斷獄固疆
以飭死事歲之政惟四時有候也惟是不愆不伏而五
行之用惟叙則濟五味發五聲民是以和而政以考其
成也况修茲樓自二公始驅羣惑而舉數十年之墜迹
嗣政者有類長也無惑無墜而政之時而成也益有自
矣獨樓也哉

新築劍江堤記

豐城治濱于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表吉臨

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潞彭蠡是江為匯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淙淙擊刺着岸迺善崩崩則齧齧之跡削崖剖甕割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颶妖濤益江之害也令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迺曰前吾令弗為也後吾令又弗為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名匠石而計所以為

堤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于山斷材
于林畚土于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餽饟財用既具基
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者孔棘間扶沈
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輳以矗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
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咨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
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
居我也方礮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
費有浮于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泯令也請益

篤予曰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迺以答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于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屍入海矣故廟祀翼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

也故不可無記也愧予文鄙非韓記也

虔州劉泰然先生暨配黃氏像墓圖記

宗子適遠載主以行禮也介子獨可愬然於親乎是禮
文未備義起之可也劉生宗和肖父母像墓以便事且
示永懷義起者耶劉在虔族為右腴畝千計僮指百計
宗和父曰泰然先生亢其宗初業舉子伍甲乙場以終
養不克祿仕受銜而卒于京邸配黃氏從行哀毀骨立
面炭隨殯于途櫬歸時宗和相兄長宗信宗樂暨弟宗

用協志以成塋如制兄弟相繼以疾弗藥栗主之藏翼
翼有廟溪毛泂酌之祀宗信子某尸之宗和惟家政是
柄同事薦羞若素履無慮及有仕志來游京國就木之
地必重有感得通禮家而謀曰已祔之主不遷介子之
職不祭載主以行不可脫然無慮而去非所以億人子
心也遂繪小像并歸骨之岑潢為圖冊而奉以周旋雖
瑣瑣旅次告面如生凡滄澹果實狸互泛醞之奉異於
鄉有者羅致而品獻之怵惕悽愴有形輒展視若臨灌

地居處笑語恒觸所思松楸垂蔭萬里一目固難絕而
汎掃之若是者幾稔今終事將奉以歸又乞士大夫之
能言者志之而質其成於余余未學禮竊聞之載主之
制宗法也亦祭法也泯泯於俗士若治絲而棼者宗和
此舉謂非主亦主也謂不載猶載也孰不為廟孰不為
祭如宗子而非亢守介子而非固於古制重宗與祭之
意兩無抵牾是謂以義起禮可繼也亦可傳也孰曰非
禮也哉然禮者訟之聚也必世以顯而徵故郊廟正於

玄成禪代集於小同以韋孟鄭玄為之先者宗和母謂
崛起創見假吾人之言以防訟議余固以泰然伉儷子
焉以親而不有其名妻焉以夫而不有其躬是皆身有
禮者將不必顯而後可徵也俟宗和之後有如玄成小
同者則吾人之言出矣故記

重建布政分司記

郡故有布政分司正德九年秋七月厄于火猝有庚議
逸迺口至再逾月韓侯來典郡紱播告底定即故址新

之謀於僚若屬曰惟茲出政使者罔有攸居大懼協守
茲土罔克諉于非辜顧時方絀茲舉集于羸公弗出亦
勿奪于私越明年闕月戒事糾工飭材節縮萃止應時
而取而足日相而旬往視時迺餼餼稱迺勞故巧者爭
力者紓惰者墨者梗弗順者咸警厥度閱幾月遂告訖
工時貳守何君以考績行司理趙君以召去通守張君
陳君襄厥竣事南城丞張延芳氏祇奉詢謀謁良勝以
紀斯成良勝郡氓也分宜執役力既見復役以言也其

何辭然欲悉侯斷度之宜往而縱觀焉中為堂四楹政所也故亢且麗楹廣筵有半修倍之前阿重簷曲倨而侈吐疾而雷以遠楹廣視堂修殺二之一左右翼以廡胥以牘卒以候者居廡凡二十楹楹修視簷廣殺三之二廡迤南橫絕以門門六根廣兼於廡修殺四之三門之中各一道左右若矩中角通于臺而臺高於道盈尺修廣視堂而卑於堂亦盈尺道上跨以儀門修容而出入故盛飭擬於堂非示汰也堂之北聯以蓬屋而弁廣

殺堂之二修視之牕几維備退食以思左右蔽以耳屋
屋各六楹居從行者欲錮之也故邇於寢室六楹修廣
視堂間以圻垣便燕息也室之北為墉墉堞可乘周于
門欽之以棘防微也偉哉斯制古之遺也乎自巡守之
典弗舉而明堂之制遂湮沒不及致詳羣儒譎張各信
所習舊矣今制以布政命官即古方岳布天子之政然
長恒居守省會貳轄而下均勞出入分布於郡若邑旬
宣分署以示有尊推原建置若古明堂於列國雖青陽

總章玄堂太室之制不必其備亦不必其似而猶以為遺也噫意之所向信或過之雖得其似猶以為真雖似其一猶以為全雖襲其遺猶反其初夏敦周爨莫之考識一朝而獲漢鼎將不以為重器者乎雖然制之遺者抑末也君子思稱其服矧厥居將有求政之遺者吾侯他日之責今日之望於上之人者也謹記

銀溪橋記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崧以大者曰血

木嶺嶺據今廣昌縣為最勝橫絕東南屹若屏蔽廉利
礪确等樹劍戟百鋒芒寒櫛比立故一名牙梳障土老
石頑路蹊盤旋前往後失壠岡複摩仰壓頻陸鳴壑萬
雷喬林億矛時或黯然霧飄然雨跬步拄掌朦若無所
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十咸以嶺為宗糾靈育氣故老
云多寶藏卒無見焉有泉百餘竇循麓出出異他清澈
眉鬚可鑑是曰盱源盱從日旦之象也明之喻也離奔
坎行斗折數十里勢悍駛或瀕洞射擊或組織練帶或

擁石而下或東峽飛洒驅潮捲海其聲如響佩環如鳴
球大震林谷撼岳如吼虎直下數千仞至桂湖凡七折
而燕石橫溜渟渚不異離竇時故名白水又名銀溪溪
上下舟行失利破沒淪溺恒有之來往閩粵人每曰陸
便宋李居士邦跨溪橋之是大義舉紀其事者凡數家
元末橋圯記無傳遂失橋故處弘治間揭婆婦樂於汭
溪與銀溪會流處作橋廣若干尺修若干尺礮石維密
維砥礪金維實登登聲達逾年迺成費亦凡數百金鄉

人義之沿襲故名亦曰銀溪橋云比余載筆志館黃生
選李生宏與焉為余道樂事且速余記余領之既而免
喪訪親問故舊館穀廣昌再信宿探幽索奇道銀溪立
馬導從橋上若夷途舒望嶺障奇秀在目睫遂不欲往
步而殊勝納為已有者八九亦良便之而甚樂之二生
申請若初余亟諾之曰宜有記也且曰樂先是於學宮
作青雲樓費與橋稱近斥資營司馬公墓封倍初焉余
益賞之曰有是哉有是哉是可謂善用其財者矣余嘗

謂血木嶺峻而為郡宗風土神氣所會非奇物能獨當而又無見焉必有見于人者而盱源之感實多陰秀是宜有女賢如樂也哉昔太史公傳巴寡婦謂其能殖余記樂事善其能用樂選賢嗣曰璵祈以傳樂者靡不至橋斯毋壞不然故橋安在哉獨余記足恃以傳若巴婦云哉

夏氏家廟碑

良勝拜手稽首曰嗚呼君子必先重本知祖之為尊迺

重重在睦族族自祖出宗為大是故相厥宅肇營于廟
廟時厥祖位族胥以祀曰宗子在有弗貴焉有弗賢焉
有弗老焉廟秩有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
人祭寢曰時若觀德叙庸凡今之人曷敢匪望幸備天
子使令是作元祀良勝曰嗚呼幸哉吾夏氏多前聞人
德庸迺丕不敢知曰澤其延于茲今稽若制置公貴遭
時喪亂允義于王弗底績其在季遠公實有隱忠世濟
懿猷咸弗克譽終先民有言不羸其躬遺其後以豐茲

欽定四庫全書

東洲初集
卷三

十二

惟先公祐集慶鍾畜爾德時奮于庸食祿五品作廟攸
恭歷年不永良勝稽顙曰嗚呼恫哉恫哉志貴禮格德
亡否在其忍弗圖爰度于宗爰相于基爰卜于盱黎之
壩迺食吉天降厥彝余宗矢棐于成相力越資則經營
維歲丙子越八月迺以庶宗攻工庶宗丕作用書命圖
越明年歲丁丑三月諏吉成位羊一豕一肴修旅陳用
毳考祀于先祖先公面稽古若克視功載載祝載嘏載
享載燕良勝拜手稽首敢告庶宗曰茲惟我宗比介廟

祀卜休恒吉匪余一人是貞惟思前人有以貽厥後迺
有祀惟知後人有以克篤承烈迺成祀冀今之人所以
貽後若前人冀後之人所以承于先若今日有夏宗祏
其永永于世嗚呼本盛其末必茂末比于本罔不滋庶
宗合祀曰懋哉懋哉其在茲牲石具麗願有警詞良勝
拜手稽首詩曰

夏以國民 系延于帝 維帝燾王 天成地平

萬世攸暨 有封有陵 塗山會稽 爾植爾裔

敦若本支 曰杞曰陳 夏侯少西 若木其枝

若路其岐 並食帝報 代若新造 值宋之季

古盱是保 迄二百祀 實宏以肆 聲光聿生

徽懿孔嗣 維余先公 文具程章 武畧海邦

潤枯起僵 有奕有光 沿制作廟 遺祿備器

天媚完美 裨成再世 世克欽承 廟屋翼峙

在盱之涯 在黎之涘 陟降既舒 邊鉏靖嘉

以報以告 曰念爾祖 賁翔而下 作夏疇先

禮重始遷 奪宗異宮 四代自公 分至維奠

裸祔畢獻 似禘似祫 義以起旃 享物維脩

備用有常 曰昉圭田 田積祿餘 廼廩廼庾

曰族多艱 維時之須 詎曰家殿 希文是憲

親以恩聯 宗以義顯 敢告宗人 以繼自今

立家立事 是所是似 曷其奈何 弗虔于祀

啟

謝益殿下第一啟

謹啟為謝恩事。今月二十八日，伏蒙睿恩，憫念在疚，特輟珍饌，並齊遣使就廬，賜以存問。百拜登受，感激不勝。自念非才，涼德食浮于人，而不耕多獲，畱自宜及不即殞滅，延禍先人，瘠毀奄奄，苫席待盡，誤辱加以殊禮，抱愧倍於恒情。為此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第二啟

良勝離索，疚居哀瘠，待盡近涉，浮名不棄，斥於知舊，猥投艱大，濫次列於編摩，寄跡孤零，感時益愴，仰荷睿恩。

禮問垂及心維口頌登薦拜嘉雖盛德邁河間罔遺一
介而病駒厄轅下難任千鈞為此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第三啟

謹啟為謝恩事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伏蒙睿恩
賜問草野怖驚圭簞騰耀庭瞻百拜徒貌恭而迹涉虛
文簡綴一詞輒心慚而莫形真德伏念良勝慙凶多疚
毀瘠易衰堊室近昉于拄楣縲絰未脫于苦塊趨朝展
慶兩莫致尊而上味名醪數推逮賤雖犬馬亦感恩私

顧禮法有所拘忌仰惟殿下敬學時敏謙德日撓景福
斂施于一方令譽稱先於列國良勝幸懷一日之安重
荷百朋之錫無任感仰之至謹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第四啟

謹啟為謝恩事蓋聞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則往拜之今
王爵古上公也良勝方為疚人尚不敢齒於士類荷垂
禮四及于門實為醲賞當是殊恩然竟不能躬致謝私
徒託楮墨以塵睿鑒誠以衰麻弁冕莫成相接之儀而

咫尺威顏不盡遙瞻之頌更祈德宥益仰賢名臨文感愧不知所云為此具啟稱謝以知

進書朝見啟

謹以錄本太平御覽一百卷隨朝進者良勝自結髮從學迎馭清塵之道壯圖入仕瞻顏拱極之庭每思先帝軫念遐方分奠賢王益貞元吉揄揚莫既覆幬若私良勝以血屬喪具凡七舉而先後家居逾六年每拜嘉於晉錫托感謝於虛文茲當釋禪用喆執贄顧惟古鑒於

今方冊具在而誠將於物珍異無從專函故典冀助新
聞式昭素德此外更復何求少厯淵思其中或自有益
緣是書鈎玄探賾多屬內秘之藏而襲謬承訛莫究魯
魚之辨闕史自解寡陋可占尚祈睿思特垂鑒正豈獨
資討論之便且將裨治化之隆使前王盛制信謂可傳
而後學宗師美斯無斁良勝無任懇祈謹具啟隨進以
知

謝益殿下問安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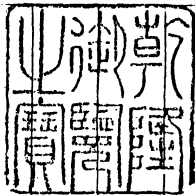
謹啟為謝恩事是月朔日夜隣弗戒火延及敝廬不德
良甚宜在譴戾與墜先業者等禮稱焚其先人之宮者
三日哭豈謂自亡其貲實以不克世守為懼為辱重荷
睿恩垂念感激不勝比以惶惑無狀未能百致稽首今
既小蘇力疾具啟稱謝以知

謝益殿下賜厯等啟

某年關月關日伏蒙睿恩賜以寶厯醫書黃香紫錠下
拜登受揣分不堪仰惟殿下隱德弗耀至仁無名雖成

王德性自繫周室之安而河間禮樂欲補漢廷之盛良勝昔在布衣今居苦次朝慶未舉揚厲何能方虞涼德見踈遽意厚貺疊至明厯法以節陰陽欲稽邵子玩方書以龜壽夭迨進宣公清香可擬佩蘭金鉞似逾面藥大端欲補方寸之無丹遠播第推仁心而有濟俯躬百拜鏤骨終身特以衰服笄笄尚治兩襄之政舉故朝班肅肅懸知一拜之難行謹治短箋仰塵睿覽伏願殿下所寶惟善當弗替於始終所愛惟書乃敢資於萬一良

勝無任感激謹具啟連書一種隨進以謝以知



東洲初稿卷三